

送你一汪碧水

□桑明庆

这汪碧水的魅力太大了，总是在吸引着我，时不时让我走近她，与她亲密接触。走近她，欣赏她的柔美，领略她的灵性，感悟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

这汪碧水是被家乡人称作“小西湖”的磊口水库，位于老家村西二里多地，她的水源来自汾洪江。

汾洪江发源于太行山脚下。一股涓涓细流携带着太行山的朴实与坚毅，一路向东而去，从我家门前欢歌流过，随后，九曲十八弯穿过太行山余脉，与洹河交汇。汾洪江、洹河这对弟兄携手共进，飞着浪花、滚着波涛，缠绕着经过古城安阳，再后，清清水与卫河拥抱，三兄弟阔步向前，长驱直入到达天津，注入渤海。谁能想到，这涓涓细流在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最后到达汪洋大海，真是“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朵红花向阳开”啊！

听老人说，很早的时候，汾洪江水源充沛，常年碧波荡漾，曾有过帆船林立、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来往的船只把山里的矿石、木材、山货运往下游的曲沟集、彰德府、大名府甚至更远的天津卫，再把油盐酱醋茶等生活用品带到山里来。真是一条河水养活了两岸百姓，一只帆船富有了一方天地。

站在太行山巅遥看，你会看到汾洪江、洹河，如果天气晴朗的话还能看到卫河，它们连接成的百里河流如一条飘逸的玉带，从太行山飘飘洒洒直奔水天一色的大海。两岸林木似涛，景色似锦，春之绚丽、夏之蓬勃、秋之丰硕、冬

之凝练尽显人们眼前，真是一幅难描的图画。

汾洪江为磊口水库的兴建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1958年，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水库开工了。听父亲说，那时全公社30个大队都派了民工参加，一时间，工地上人山人海，好不壮观。推车的、挑担的、抬筐的、背篓的，个个唯恐落后。放炮声、喊夯声、打钎声甚至歌声，把整个工地震撼得在摇晃。真让人不明白，在那个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人们在填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哪来那么大的力气昼夜不停地干活。每当父亲讲起修水库的场景时，我的儿子总会说：“爷爷，你不会是在扎古（编故事）吧？”

时光奔跑，进入20世纪70年代初，水库进行了一次加固和扩建。对此，我已有了记忆，工地上真像父亲说的那样人山人海，白天黑夜不停地干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抬夯的情景和像唱歌一样的抬夯号子。夯是石头做的，四四方方、规规矩矩，像是一件艺术品。它每面大约有两柝长，上面四个角凿有四个小窟窿，用来系四条不粗不细的麻绳，让人拽住绳子往上用力抬。朝上一面的中间凿有一个直径和深度都约莫有半柝的孔，用来安插一根半人高的木棍，这根木棍的功能是负责掌握夯的方向和高度。细细观察石夯的外观，再琢磨一下它的性能，不得不佩服它的发明者，四角的四个人相当于动力，好像是汽车的四个轮子，负责把扶木棍的好像是掌管汽车方向盘的司机。抬夯时，把扶夯把的人大声高喊：“同志们，抬起来夯了！”接着，四角的

四个人喊：“夯了！”随即，四个人攥紧麻绳，身体向后倾斜，用力拉紧往上抬。此时，抬夯的整个形状像一朵盛开的花朵，四个人像向外翻开的花瓣，四条绳子像四条花蕊，又像是在空中绽放的四条彩虹。石夯在抬夯号子中带着呼呼的风声，瞬间被抬起一人多高，随后迅速落下，重重砸在下面的土层上，发出咚的声响。这声响像晴天里的霹雳，震得大地颤抖，人心撼动。远远望去，长长的大坝上，上百盘石夯在人们的拉动下，上下飞舞，起落不停，真像一个一个跳动的音符，蔚为壮观！再仔细听听那抬夯号子，如歌如曲，很有特色。我不懂简谱，不能用曲谱表达出来，但那号子之词我却记在了心里。这词有固定的，也有喊号子的人即兴创作的。固定的词往往是在抬夯开始时喊，或者是一时想不起其他词的时候喊，由负责掌管“方向盘”的人喊。词是这样的，“同志们抬起夯哩！”“夯哩格夯哩！”“一夯挨一夯哩！”“夯哩格夯哩！”“不能隔了夯哩！”“夯哩格夯哩！”“夯夯都要砸实夯哩！”“夯哩格夯哩！”有即兴创作的，看到什么喊什么。“小河流水长哩，哗啦哗啦响哩，河水可浇地哩，又能洗衣服哩！”“路上有个小姑娘哩，穿着花衣裳哩，挎着荆条篮子哩，到家去看娘哩！”“坝上人流长哩，个个干活忙哩，小车推得快哩，大坝天天长哩！”……不得不佩服这些喊夯号子之人，他们是伟大的文学创作者，让一草一木、一石一水进入伟大的劳动号子中。

站在高高的大坝上，举目遥看那一汪碧水，有一种湖光潋滟的感觉，让人想起了“高峡出平湖”的诗句，又让人

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之情。这汪碧水的到来，重塑了这方大地的自然气象，使得太行山脚下这方干旱的土地得以滋润。在我的记忆里，这座水库建成后，我们这里的山更青了，水更绿了，方圆几十里的山地都变成了旱涝保收田。我们小队在大坝下面的地里种上了水稻，这在北方干旱的山区可是稀罕事，足足让我们队的社员高高仰着头骄傲了好多年。此时，你看两岸的田野，庄稼长得齐齐整整，特别是即将成熟的小麦，身披太阳的光芒，飘荡着麦香，平展展铺在垄畦之中，给人无限希望。站在高处看，这汪碧水像一块巨大的玻璃，镶嵌在太行山脚下的峡谷之中，用她的多情与温柔包容了周围的一切。你看，她将蓝天和白云扯拽到自己的怀里，给人造就了两个天空的印象。抬头看，白云朵朵，有的像骏马奔驰，有的像棉絮缕缕，有的又像热闹的街市。低头看，碧水中的这一切多了一份灵性，那骏马在碧波荡漾的水中像是奔跑了起来，四蹄舒展，仰头长啸。那缕缕棉絮在水中被拽成了一丝一丝的，像母亲纺织的长长的棉线。还有那热闹的街市，在水中动了起来，像是有满街的人头在攒动，时而还能听到带着浓浓乡音的叫卖声。

感谢父辈用勤劳和智慧送给我们这一汪碧水，我必须收下她，并将其描绘成一幅画或写成一段文字，深藏于心底。我想，这一汪碧水，送于山川便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送于天空便是带露的彩云，送于我们农家子孙便是心底一杯醉人的陈酿和田野里五谷的芳香。

形而上学的玉米

□李振君

一
玉米秧暴着青筋的脚
不管钻来钻去的田垄
只顾和泥土驻足长谈
不让蚯蚓钻空子
它就这样固执己见

二
那些棒子结下的玉米粒
像我的一行行未发表的诗
稚嫩
一层层
让玉米穗子遮着裹着
羞于被发表在秋光的版面

三
玉米芯一样的空虚
印证了我的内心
我不准备为自己辩解
哪怕暗藏的大片大片霞光
被玉米缨子偷了出来

四
玉米棒子
长了一排排的牙齿
不让一粒玉米讲话
好像它们也没发表什么反对意见

五
玉米用自己宽大的叶子作袖袍跳舞
一片叶子先跳或另一片叶子后跳

这都是它的自由和自在

它的舞蹈不是稻子所能模仿的
稻子的腰杆不够硬朗
更不是花生或红薯秧所能比的
它们看呆了眼
只顾偷偷往地缝里钻

六
仲秋时节
玉米更像田地饲养的雄性动物
用一种青纱帐的形式撩骚
禁不住诱惑的女人一旦走近
胆大的心会怦怦乱跳
胆小的会瞟着眼远远地绕

七
屈指一数
能与之媲美的只有高粱了
但高粱在北中原只是小众
没有玉米的势力大
高粱头戴红缨身披蓑甲
顶多算是玉米的御林军

但玉米清楚红脸膛的高粱
有一种本事其他人都比不了
高粱米能秘密酿造一种蛊惑
高度的68低度的39
在农田时光的微醺里
把玉米和秋风都一饮而醉了



秋谷流声(国画) □卢浩 作

无言的“战友”

□张金生

1975年1月7日晚，运载安阳新兵的军列在锦州兵站刚刚停稳，接兵排长就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要带，只带上牙缸赶快下车吃饭！”初次出远门，我们大都很听话，拿起牙缸列队向兵站跑去。我边跑边嘀咕：“去吃什么拿牙缸干什么？”

兵站食堂不大，当晚又没电，每个餐桌上只点着一根小蜡烛，光线本来就暗，烛光又随着人流来回摇摆，使得光线更加昏暗。新兵蜂拥而至，食堂被挤得水泄不通。排在后面的还没轮到吃饭，上车的集合号就响了。我第一时间跟着如此多的陌生战友出远门怕掉队，顾不上吃饭就往回跑，正跑着听到接兵排长大声喊：“没有吃饭的，赶快用牙缸挖饭到车上吃！”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拿牙缸还真有用。我返回去挖了一缸子米饭，顾不上盛菜就向车站跑去。可也有不听话没拿牙缸的，只好饿肚子了。从此，军用牙缸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军用牙缸在部队不是只有漱口一项功能，它还担负着生活中的多重任务，比如平日或客人到访可做茶杯，连队会餐、战友小聚可做酒杯，战备、行军拉练可做餐具等，用处不容小觑。

掐指算来，我从1975年1月3日穿上军装领到军用牙缸到现在已经47年了。47年间，我脱了军装换洋装，工作单位调换了一

个又一个，家搬了一次又一次，手机淘汰了一部又一部，唯独军用牙缸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

伴随我度过了47个春秋的它，与我一样步入了老年。它早已伤痕累累，底部的4个洞补了无数次，放在家里与那些现代化的生活用品相比显得很另类，属于淘汰的老旧物件。但在我眼里，这4个洞与牙缸的口正好组成一幅完美的奥运五环图，寓意老年人的生活也要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

看到它，我仿佛又听到了军营早晨嘹亮的军号声。连队出早操，脸盆、牙缸、牙刷、毛巾也像出操的士兵一样，“立正”“向右看齐”，整齐划一摆放好。如今，每当早晨拿起军用牙缸洗漱时，当年连队火热的生活情景就呈现在眼前。那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场景真是令人难以忘怀。

看到它，我仿佛又回到了绿色的军营。那一幢幢整洁的营房，那一排排翠绿的小白杨，那一片片平坦的训练场，那一条条通往营区的道路，那一声声练兵场上的喊杀声又呈现在眼前、响彻在耳旁。

现在，盛世太平，岁月静好，那是因为有几代军人的负重前行。倘若哪天祖国一声召唤，我和这位无言的“战友”一定会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退役军人一样，义无反顾地重返部队，并肩战斗，为人民再立新功。

别样殷商

□徐建伟

游客让这里更加静谧
流云让这里更加厚重

时光流淌掩去多少风云
风花雪月湮没交错矛戈

商史爰音鉴证
甲骨的神秘遥远
青铜的熔铸光芒
基址突兀默陈述说
门坊耸立表白殷土汤汤

烟云散去留空旷苍茫
叶展碑记铭历史沧桑

古塞

□郭建华 摄



后岐山下的青葱岁月

□刘海青

时光跌跌撞撞，季节来来回回，燥热的风中已有了伏天的味道。只是总有些过往，在风月里摇曳成一树的花香，在夏夜里汇聚成一草的清新；也总有些记忆，在生命里溢荡成一缕芬芳，凝结成一丝念想。

曾听说记忆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逐年衰退，其中的色彩斑斓将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变得暗淡无光，就像是被烈日晒褪了颜色一般，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会淡忘在回忆之中。可这种念想即便是在酷暑难耐的夏日，依然如同茶的清香、酒的浓烈般萦绕身旁。因为在距离故乡千余公里外的东南闽江南岸的后岐山下那座军营里，如影随形的绿色方阵、响彻云霄的军歌号令、挥汗如雨的青葱岁月，留给我的记忆是那样的刻骨铭心，让人魂牵梦萦、昼思夜想。

趁着下雨的凉爽，心境早已浮想联翩。屈指一算，告别摸爬滚打16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到地方工作已整整7年。岁月蹉跎，寒来暑往，每天都在为脱下戎装后的日子东奔西跑。可不管狂风暴雨如何冲刷，工作和生活怎样忙碌，人生之途多么坎坷，无一起想后岐山下“兵之初”的那段青葱岁月，便心绪难平、浑身激动，鸡血般的兴奋会涌而出，昔日的点滴会不由想起……特别是那艰苦、紧张、充实、新奇的新兵连岁月，镌刻着生命成长里程的印记，记录着留在绿色沃土里的足迹，融入了许多不老青春故事……

后岐山，位于素有“榕城”之称的福州东面，紧邻闽江，是部队营区所在

地。因为地处一片平坦开阔的洼地，三个方向被其环绕，这座不高的山在我们眼中，渐渐成了部队的代名词。

24年前的一个冬日深夜，从未出过古城安阳的我坐着绿皮火车，经过一天一夜的“吭哧”和两个小时的汽车颠簸，睡眠朦胧地来到了军旅梦开始的地方。“到了！到了！收拾好携带的东西准备下车！”车下声如洪钟的吆喝声让我这个本不该感觉冷的北方人忍不住裹紧棉衣，提着大包小包跳下了军车。

集合、站队、端坐、点名……军营就是军营，一组连贯动作下来，让我有点儿不知所措。“你好，我是你的新战友，我来给你拎个包吧。”微弱的灯光下，一张微笑的脸凑过来，一句暖心的话让我甚是感动。他告诉我，原本接新兵要敲锣打鼓的，为了不影响营区官兵休息取消了。从那时起，我得知主动搭话的叫闹，与我是老本家，安徽凤阳人，憨厚耿直，个头比我高，比我早一天到部队。

因为要等所有的新兵到齐后才能开始集中训练，所以第二天先到的几名新兵就按照要求，由副班长组织所谓的适应性训练，其实就是让我们在训练间隙相互认识一下，对新环境不那么陌生。

闹是一个热心肠，不管哪个新战友来了，他都帮着铺床、倒水，还嘘寒问暖，让陆续到来的新兵顿感兄长般的关怀。

我很幸运，和闹分到一个新兵班，人近心更近。生活中，我们无话不谈，彼此照应；练体能，你追我赶，相互比拼；训练场，不服输赢，相互竞争；练战术，披荆斩棘，永不言败。每次5公里

越野跑，我们相互约定，咬紧牙关，坚持到底，不当孬兵，敢于冲锋。也正是有这样的反复较劲，新兵连考核单杠二练习时，我和闹又“杠”上了：我卷腹上32个，他就要上33个……最终，他以73个获得新兵连第一名，我以69个排在第二名，不仅为班里争了光，还得到了新兵排排长的奖励。

转眼，3个月的新训生活结束了。我与闹继续着军旅之缘，分到了一个排，只是由于专业的不同，不能再像往日那样相互鼓励，有的只是同一目标：必须让军旅生活过得有模有样，必须让短短的青葱时光成为此生的荣光。军旅生涯第一步，逐渐褪去了青涩，驻留了兵样；磨去了个性，学会了服从；除去了浮躁，扎下了稳重。酸甜苦辣中的摸爬滚打，让每一个有从军经历的人都拥有独特的刻骨铭心的回忆。

16年的军旅生活，总感觉新兵连给予我的恩赐是那么厚重。舍身忘我野蛮了强健体魄，舍我其谁文明了阳光心态，还培养了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做事风格，让我在人生路上遭遇一切艰难都能坚持不懈，赢得众人赞颂的目光。

离开后岐山7年之久，一直还未再去细看她的“容颜”。可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朝一夕，清晰如昨，经常与我梦中相见。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一首首铿锵的战歌、一处处火热的场景，那段激情澎湃、经久难忘的新兵岁月，留下我今生太多难忘的青春瞬间。

在青春的“战场”上，我感受过射击场“喀嗒”的枪声，经历过演习场“隆隆”的炮声，青春穿过迷彩，青春永不迷茫，必将长驻青春心房！